



惜物者的私人博物馆

或许只有亲临过现场，才能明白大石这番话中的可惜。在北京宋庄，这栋占地近3亩，院内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博物馆其实也是陈庆庆的个人工作室博物馆，馆藏有陈庆庆历年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她的作品以装置为主，却又涉猎绘画、陶瓷、雕塑，甚至行为艺术。作品精巧大气，充满想象力，既有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独立女性主义视角，又有她与生俱来的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智慧。之所以塑造了这样的气韵，和她的经历息息相关。

年轻时，趁着出国热，陈庆庆就学习了英、德两门外语，继而成为跨国公司白领，游历数十个国家，远至非洲、阿拉伯半岛。但是，不想被生活摆布的她偶尔玩起了装置，却发现自己从中实现了灵魂的自由。由此一发不可收，她竟舍弃一切，毅然回国，当起了装置艺术家。

据大石了解，妙幻博物馆可以算是国内目前集中保有装置作品数量最大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同时，也是陈庆庆创作的一件“浸入式作品”。院内的一花一木、钢构木几，均为陈庆庆亲力亲为，且“量体裁衣”的设计。这里也是陈庆庆的家，她从繁杂的798艺术区搬离，亲手为自己打造了这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留地。十年来，她少社交，多劳动，创作之余，养花、种树、盖房为乐。劳作于园中，与花草树木为伍，与小狗逗逗和小猫袜袜为伴，怡然自得。

说起构建这个私人博物馆的原因，陈庆庆打趣说是因为“装置作品卖不掉”。装置不像画，它不是平面的，做起来特别麻烦，工作量特别大。然而，却没有画作好卖。对此，陈庆庆也看得很开，她只管按自己的意愿继续创作。“能做到这么多，我也没有想到。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能留给后人看就好。我做这个博物馆，把城里的房子也卖了，等于我现在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陈庆庆心里知道，如果大家认可这些作品，它们就会留下，“有的人的作品是用心做出来的，有的人是用手做出来，我都是用心的，所以我想它们自会有它们的命运。”

陈庆庆是个非常惜物的人，她成天摆弄着收集来的各种杂七杂八的干枝柴棒、布头麻绳、玩具零件、木箱老柜和破电视机等废品“垃圾”，它们在她的手中竟“化腐朽为神奇”。连带周围的人都慢慢自发帮她收集“垃圾”，隔三差五就有朋友献宝似的给她各种小玩意，连打扫的阿姨都会帮她拾来喜鹊的羽毛，这些“宝贝”已经攒了好几大箱子，等待着哪天能被主人慧眼相中。

抽屉系列装置就是源自陈庆庆的惜物之心。她在偶然一次的收拾整理过程中，发觉抽屉其实在帮助她承载许许多多的动人回忆。于是，她又开始收集各种老木头抽屉，并将抽屉的凹凸两面皆当作了艺术舞台。一个抽屉的凹面可能就是灯下读书充满温馨的儿时记忆空间；一个抽屉的凸面可能是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一面窗户……咫尺空间演绎着世间的喜怒哀乐，或生离死别。对陈庆庆来说，有时是自己的亲历，有时是朋友生活的偶遇，有时是一则社会新闻……皆可与作为自然物的抽屉发生关系。把抽屉文化喻为一个世间人性遭遇的物语，她

✦ 咫尺空间演绎着世间的喜怒哀乐，或生离死别。对陈庆来说，有时是自己的亲历，有时是朋友生活的偶遇，有时是一则社会新闻……

陈庆庆



的艺术语言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受，让你惊奇、拨你心动、令你陷入深思。

建造时间背后的世界

在工作室的墙上，还挂着不少裱框精致的麻衣系列作品，它们柔美又充满风韵，和装置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这些也是让陈庆庆声名鹊起的系列作品之一。陈庆庆最初的灵感来自于马王堆文物展，她当时看到展览的衣服是用和棉纤维织成的：“风化以后棉纤维织的地方就变成窟窿了，在氧气中消逝掉，而藤和丝织成的地方却留了下来，结果那些衣服变成丝丝缕缕的。看起来特别美，是一种既残破又沧桑的样子，历史感非常强。”那些出土的衣物让陈庆庆深受触动，她甚至觉得，那些古代织物变成一种残破的出土文物以后，比原始的状态更具有吸引力。

因此，陈庆庆开始在纺织纤维的语言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她的《麻衣》系列作品，通过一层又一层地缝制，里面还夹有漂亮的细碎干花，加上半透明的处理令其显得轻盈又充满质感。各异的款式看起来各有风骨，宽袖端庄又显气度不凡，长袖婉约又透着点凌厉，旗袍端庄有韵致……十多年来，陈庆庆制作的麻衣系列甚至比自己这些年穿过的衣服还要多。“十几年来我的工作室里会一直有没做完的作品摊在工作台上，有时一件，有时甚至是两三件，因为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我喜欢自己有一种很日常的创作状态，就像一条河，一路流下来，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才能看尽路边风景，波澜壮阔时固然很伟大，但很多时候会缓缓地、静静地流，这种状态会让我感觉到自己心里的美好。”

陈庆庆说自己的使命，就是建造时间背后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一切都会发生，一切皆有可能，它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连接是通过艺术家的智慧和艺术家的爱与愤怒。对于艺术，陈庆庆觉得，那或许是一个她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情人，或者说是一桩永远也离不掉的婚：“它就像一株在我身体里生长的树，长进了我的每一条血脉、经络，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它甚至消耗着我每日全部的精气神，繁衍着我的气血，决定着我的枯荣，它一直在长。但就是它，给了我无尽的享受、希望，和我人生中最大可能的自由度。”

虽然，倘若奇幻世界的妙幻博物馆无法在“好奇柜2”的展览中复原全貌，但仍旧能略窥属于陈庆庆的妙幻故事。用大石的话来说，它颠覆了过去一贯用来划分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审美标准，甚至充满无厘头而戏谑。“好奇柜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些相悖之物彼此交叠，生出奇特的化学反应。”和陈庆庆一样，大石也在执着着自己的艺术探索，除了“好奇柜2”他还同时策划了“上海摊”和“臆想仓库”两场展览。“每场展览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这让我兴奋不已。”但大石也透露，好奇柜系列到第三部就会结束，“到时开启一个新的三部曲系列展览，可能与柜无关，可能与收藏无关，生活多姿，始终不变的是对未知的好奇。” ●